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史論二十首

太公

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吾嘗爲之説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夫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

二武王繼之紂之虐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周畢閎散之輩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為之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惟吾使北攘狄南懲楚彼方彊武𤁋一以方張之勢而我卒彞諸侯以抑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為管仲難為太公易夫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所為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

篇者先儒以其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强於魯而益遠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焉推仁於管仲而太公之不及抑不特此也武王之滅商若畿内畿外之國以封同姓及功臣凡數十彼其君豈盡徇紂於虐若飛廉惡來者葢歸附之稱後則滅之耳夫豈亦崩角而就服者哉凡武而稱無戰則周畢功也太公不得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術太公之任術也與武王之為武也夫子知而隱

之若宋儒則以為無之矣

季札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為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夷祭夷昧之為仲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

人目睨而齒擊葢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孰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忮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為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衂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

默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為夫差之叔父也必為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藺相如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

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令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

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絶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

魏公子無忌

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臏以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為畢虛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愚以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强而田單之所摧則騎刼頗則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臏單廉李乘瑕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内之卒䧟趙人

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嚄唶懦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旦暮亦唯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

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為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歿而未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

奉祠不絶有以也

高帝

高帝之斬丁公以為後世為人臣懐二心者戒也人許之能懲一而戒百此言非也帝之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其在麾下自豐沛初起之士外孰非諸敵國之臣妾而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且帝之窘果丁公生之不宜悖德也其以為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帝方滅楚以號令諸雄王威天下而丁公首著其阨故醜

之既僇而為此名以掩也吾何以知其然于紀信得之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毋論忠也而帝卒不録何也即無後侯之可也即不侯祠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成其成臯之降也非史幾乎泯矣故其於信也恥之變而泯者也於丁公也羞之變而怒者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魯朱家始以間説滕公脇帝以北走虜南走胡之説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固當誅吾獨恠夫帝之誅不以道而不攷古之士妄為之説者

周亞夫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爲相侃侃識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盖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於口必能爲百端以讒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讒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諉梁以嘗之而爲向背地進耶不然破吳楚亞夫功最大不益封即諸將亦

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旗出入警蹕賓大將軍監滎陽兵封欒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勲籍寧能一二埒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極無所踰且中外之望歸之耳非必帝心内善之也又不然為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留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鼂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蜩帝真少恩哉藉令其勞細抑軍亞夫且坐扞詔大

不敬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魏相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若不能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薰蕕也當博陸侯之下相繫雖其心以相逐故車丞相武庫令為不長者而實用告賊殺不辜事法之非以私也本始之代天子拱手而唯大將軍之為而相以刺史高第入為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誰為用之博陸侯用之也侯

以地節春歿而大夫相以夏因昌成君許廣漢極言世卿之横譏切霍氏遂得入給事中去尚書副封而功顯君之邪謀始發矣相蓋窺帝之有疑憚於霍而借以修其郤也夫以博陸侯之忠與安社稷之勲猶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髫齔之血胤安在其為漢德乎哉博陸侯之族誰為族之相族之也趙廣漢材臣也其窺見微指而剪抑霍氏與相同之乎為忮者也夫以一九卿之末按脅丞相私事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不有穎川

京兆之績可少贖乎哉京兆尹按丞相丞相不以為望而救之帝必為感動京兆尹免而丞相之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為誅之相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覈名實國富兵强威加於四夷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朘漢之元氣開倖戚之路以孽哀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寛博長者以不德妝德則吉恢乎有餘地矣

昭烈

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為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郤何傷乎且是時荊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

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關公

關公之失荆州以為公之失余以為非公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公以與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公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

至公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公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荊襄為公聲援公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蹂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故

曰天也

陶侃

自陶士行殁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而纂史者略節其善而稱之遂以為江左之巨擘吾以為士行知為名鎮將而已殆不知有晉也當處仲之作逆也士行雖失職居廣州然所部不乏之軍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其先後之兵起而進不閒一言以相阻退不閒與譙王甘卓之盟以掎其後假令

處仲遂得志始興當為司馬孚而士行不亦為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號哭而勤王以死誓討賊可也而乃以不預顧命為恨其拒温平南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稱越局玆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兵既發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至動義旗迴指之説然後勉强以趣事僥倖而成功耳假令太真欵郗氏伏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箋亦可自荆州發乎亦遂可為峻之孔光王舜乎

或若劉石之分王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夢折翼祥而止又稱其瓌琺珍異富於天府寧盡誣哉凡士行之所為治治于其所自有之地而已具有功於晉者僅居一焉而又不純唐之李臨淮亦類之臨淮之功大於士行而不能終其勸王忠嗣之行賂與激史思明之叛盖可以窺其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者稱名將可也稱賢臣不可也

苻堅

苻堅之伐晉其勢在必尅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未有不諫而阻者何也且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勝道者一失關中者一而伐晉不與焉堅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將帥不得展其用而内顧重所謂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下之心盡揺一也堅又不當舍荆而先壽春夫桓沖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荆州之膽奪矣陽平率張蚝竇衝之輩以二十萬而萃於荆荆必破桓氏必

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率慕容姚萇之輩以二十萬分擣長淮之南以綴謝玄而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擣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擲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氐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羌於肘腋之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涼之卒十萬西矣堅伐晉而宿衛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為衛者無幾矣夫是以慕容叛而鮮卑之在秦者蜂起而應之羌亦從而訌焉不

踰歲而國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剖而為二北之併南若三而未有不先下荆襄者也王濬之於吳巴延之下宋皆由江而達者也雖以賀弼韓擒之捷亦楊素之取上游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潰亮以六十萬而弒魏太武之號百萬雖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乎不利人主哉若堅取晉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夫豈惟晉隋又寧在唐下也夫晉伐吳而同者僅羊祜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

敗論哉

袁粲

袁景倩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稱其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身居劇任不肯當事閒居髙卧門無雜賔故及於敗而裴子野之論之亦曰景倩民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换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余謂景倩誠名義士也

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凡其所以後之不能振者皆其獲全於猜暴者也當泰始之末湘東之忮益甚以建安之勛親王景文之懿密而皆不免景倩苟自强勵為援接而收物情當其時亦且伏金罌之賜矣觀景文表觧揚州湘東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世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澹然亦復不改此乃粲之所以為全者也凡始之所以全皆其

後之所以不振者也雖然居上宰之位當毋憂則解職不以勢奪情閻桂陽之變則扶曳入殿墨冑策騎不以私奪公承蒼梧之難則出鎮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至於臣死忠子死孝為粲者亦可以無愧矣盖其伯父淑嘗事逆劭於東宫弑逆之夕以不從見殺贈太尉謚忠憲天下歸其節而至於粲乃獨施異議焉夫粲不死不失作謝朏而淑不死乃作蕭斌淑之死亦寧能如粲哉

魏徵

自程叔子之以爲玄成之事唐太宗與管仲異而紫陽因之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叔子又曰管仲知非而反正聖人取其反正也愚以爲此皆不熟於史之過也按左史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小白僖公庶子至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預註曰子糾小白庶兄也大史公世家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

母衛女也然則糾與小白俱僖公之庶子而糾為兄何以不當有齊管仲何以稱知非而反正也且身傅子糾與小白戰以競齊不勝而死之何辭也夫子以攘夷尊周之功大而不責其死曰仲傅也猶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為隱太子宮臣則不然高帝命之也當是時可以遷而為他官或下移而為秦齊之國屬旦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委質從一者比也始玄成之與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王勛重有奪嫡勢勸其立功以身安而已玄武

門之蹀血玄成固未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鈎也秦王正東宮而以高帝之命名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管仲之於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為大玄成次之亦不得言無罪也玄成為小仲甚之雖然玄成嘗從李密歸唐而為秘書丞已使黎陽陷竇建德遂為建德之中書舍人矣而獨責其死建成何也故吾所以輕玄成於管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武壆

自天地闢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妾身爲篡而身失之者有三羿浞已耳新莽已耳周武曌已耳其以女主而男號者一亦曌已耳羿浞不盡僇姒氏莽不盡僇劉氏故天下卒歸於姒劉氏之嗣若族而曌不然也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殺唐之良士大夫及其子孫之五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子孫之十九諸凡爲曌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剥之餘若羊豕之垂鼎俎而後解縛者則亦其屠剥之餘之裔也非身爲唐臣

食唐禄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禄之裔也朝而入朝其冕黼而居其上者一娟人也又其故主之讐也其幷衫比肩而相揖遜者非女主之淫僧與淫少年也不然亦其女主之屠人殲宗室賢士大夫者也然是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為之臣而不之恥何也其它魏元忠婁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璟而皆為之卿相宋儒之筆嚴於霜鉞斷斷焉齕散吏之揚雄與故僚之王魏而於是諸賢者略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

傑有寡姊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爲設濁酒麥飯具子自外獵歸以一兎肩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柰何不及某在而使之仕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乃慙而退嗚呼孰謂宋儒之識而不及狄氏姊哉

牛僧孺

吐蕃悉怛謀以維州之衆奔成都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兵據之事聞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

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用之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用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司馬光曰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似也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言悞矣僧孺險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愚縉紳而以利害愚人主司馬公迂儒也為僧孺愚而不覩其時勢之緩急夫吐蕃一入長安立偽帝數蹂

繖甸而悉掩我河西北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禍幾
與唐相終始清水之盟血未入口而伏兵已發於帳外
彼之請盟於長慶也豈有所慕於中國而事息兵耶夫
亦南困於南詔北摧於迴鶻力不支而後盟也彼其能
以萬騎綴回中而責我何所事盟亦何必假維州以為
兵端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事兵於維州德裕固任其
能角之矣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奈之何縛
已降之將卒而使之甘心焉傷天地之和示中國以弱

也且夫悉怛謀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受之矣受之而復反之是何求信於吐蕃而不信於悉怛謀也為唐計者以正告吐蕃曰吾無所利於彫甲弱弓之士天子仁慈不忍使一物之顛隮以歸爾則不能令而廢法而法行是我陷人於死也今投之不毛之地以示警如不可則曰安西北庭之中國人者數十萬能歸我我亦如之吐蕃喜於得地而憚於兵端必無它也庶幾可以無廢仁而全信或曰然則全完顏主之不受任得敬趙位

寵降非歟曰是何可同日語也夫夏高麗於金為不侵不叛之臣也摧臣乘其主之弱而以地市金奈之何其受之若恐怛謀者謂之嚮化可也

李綱

宋自靖康而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為巨擘焉雖然謂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吾所敢知也當斡里雅布之南下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而是時舉朝皆娟女穉子也皆宣政之所乳哺而伶畜者

也天子欲一旦而棄吾百歳之宗社而委其子女於敵伯紀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之人心不在他將相而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斡里雅布以孤軍深入而不得決乃縱其從容以歸而不乘其欲而掩之此則諸將相之罪也命伯紀為宣撫事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盡下也伯紀致命遂志之日也一抗詔而不出一䘐師而求罷其在漢法能逃死乎及名相而首以誅張邦昌為去就尤非策也邦昌一死骨耳其人不足道然金人立

之而不為請紀綱之卒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其跡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而又修郄以傳疑似之宋齊愈遂使劉豫偃然中原吏民之上以甘心於我而忠節如張孝純者俛首而為之輔豫固藉口於邦昌而孝純有所懲於齊愈者也且宋之有天下久矣非於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於誅邦昌者何也當金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破金入維揚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凡宋

之所以絀伯紀而不用者皆所以全之也夫汴被圍矣而士大夫方汲汲於辨程頤王安石之學術與孔門之從祀於乎宋之不卒復中原豈盡小人罪哉

岳飛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讐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為之必敗勢足

以制內而為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擒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彊敵乘於前而嚴僇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强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烏珠者亦慓悍猾賊人也女直之重兵尚聚於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為之左右犄角劉琦王德以殿巖之卒後劲吳璘以秦蜀重兵出刼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

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攝而敵悉其全師以萃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於高宗也

高宗

高宗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非檜之術真足以動之也謂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是時政和帝殂矣用兵不已淵聖必不歸即歸而帝不解以一虛

名居之别宫耶凡帝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有三
而茲不與焉一曰志足二曰氣奪三曰中疑曰志足者
何也夫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而帝不過吕一使相
奉朝請終其身足矣今雖稱臣金然猶人主也雖失中
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於
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曰氣
奪者何也大梁之請和也與磁州之南馳也維揚之宵
遁也明州之汎海也岌岌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之

不保臨安之不敢有而何有於中原帝之所憂者非二聖之不還也憂其以身為二帝從也曰中疑者何也苗劉變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將矣是韓張與岳三將軍其兵皆重於京師而秦檜以和之說進立奪其兵而易置之帝之安不安於和而安於三將之失兵矣彼其輕於檕韓而易於僇岳者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歸者皆深惡高宗而文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深惡也自建炎而至咸淳百餘年來其真可以恢復者獨此時

耳完顔亶弱尼瑪哈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烏珠耳非岳飛敵也薩里罕烏嚕非韓世忠劉琦吴璘敵也海上之女真其覆燕傾汴者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宋德也而我之兵方驟振而甚整不於兹時復而誰復哉夫大定之治治於淳熙而浚之才又不能過布薩揆赫舍哩志寧孝宗有志而不獲時帝有時而不見志若開禧以後且厭厭為人役矣嗚呼天哉嗚呼天哉

文天祥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為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竄免間關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鄒鳳遇李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以敗凡天祥之所用將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內外滅國四

十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僊以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太山之勢以壓宋卵而信公欲以單辭羈身鼓舞其病嬴弱息以與膏肓中黄之徒抗盖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餒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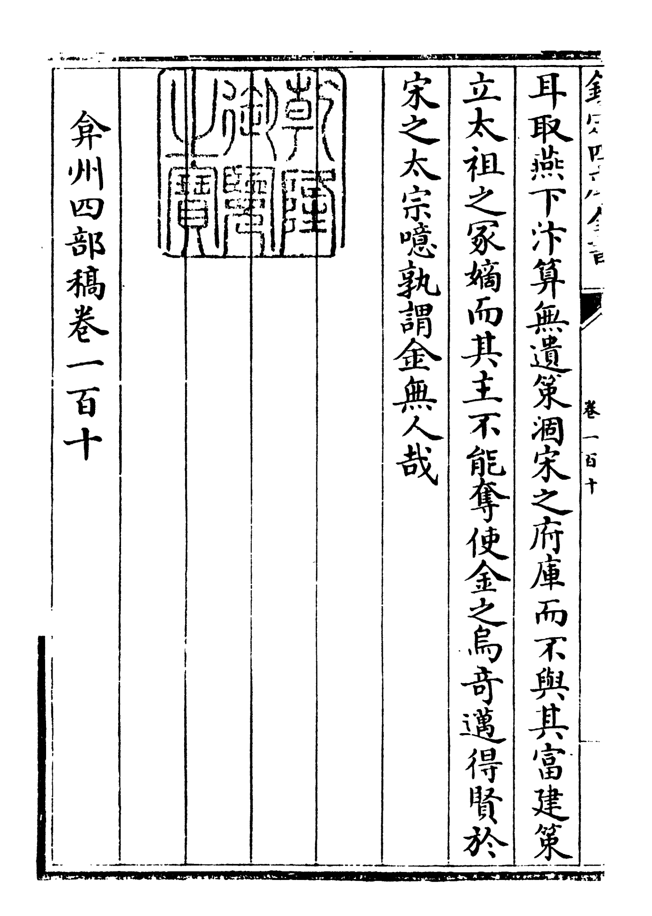
公其為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為必敗敗而死於盜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趙氏之祼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為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闞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詒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尼瑪哈

自北魏以後得志於中原者毋若金而金之所以得志者則皆尼瑪哈為之也其速於取遼而緩於定宋皆有說

遼蓋其類也雖有城不善守而以野戰為務故金得以其長而用之一再勝之後而舉之如破竹宋之大漠而南長江而北其為名城者數百千其人不能戰而能守兵民之繁夥蓋百倍於遼而不已也金之初起其女直腹心之衆不滿萬人益以渤海鞑靼雜部吏五之而已爾破大梁之後留兵則有所不能取河南北之後分戍則有所不足懼其情之見而勢之屈也故盡輦宋之重寶百工士女以去而以其地輕棄之張邦昌劉豫而不

之顧彼非誠棄中原也借其為之力而捍宋也彼聚其重兵於燕雲之際而遂為之聲勢有警則分道而下用其國之衆而無所不攻事已則斂兵而歸委之中國之逆臣而無所不守俟其勢之定人心之稍安則加之罪而廢之而後江淮以北始晏然而為金有矣尼瑪哈之初策以西舉夏定關陝而後遣師渡江以追高宗其意謂夏可朞月而下也舉夏則肘腋之患除定關陝則右臂之援絶尼瑪哈不死宋之為宋未可知也夫尼瑪哈一謀臣



耳取燕下汴算無遺策涸宋之府庫而不與其富建策立太祖之冢嫡而其主不能奪使金之烏奇邁得賢於宋之太宗噫孰謂金無人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吳魯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論四首

春秋一

滕子來朝左氏公糓俱無傳註疏曰時王黜也又云滕子方在喪胡安國曰非也周之東遷未聞敢黜諸侯也

在喪亦非也終春秋而不聞稱侯也則豈其俱在喪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也其法尤嚴於其黨桓公弒君之賊也滕不敢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黨惡也故削之胡氏又非也孔子之削之也子之足矣何以子其後也先王之訓曰罪人不孥夫滕與國也迫强而已不與於弒非賊也非賊而削其二百四十年子孫之爵是苛毒之刑也受鞅也諱其宗國而沒其篡輕手逆之公子翬而加誅於無罪之小國是偏盭之政也幽

厲也孔子不為也春秋天子之書也天子而文武在乎誅桓而已懲滕而不必削也吾故曰孔子不為也亡何杞侯朝矣一事而輕重霄壤焉則何以服人且前桓而會州吁者後桓而成宋者皆力足拯亂而與於亂者也罪又十倍滕孔子胡以弗削也削之胡以弗及復也吾故曰孔子不為然則滕之為子也何居曰杞侯之後為伯也亦猶是也其自削也夫截長補短將五十里不勝大國之誅求而甘於附庸漸而以子禮來也魯亦以漸

而子之夫漸而子則不得其始也孔子於桓即位之後來朝而子之曰此其始乎夫彼自棄耳噫亦足以懲矣

春秋二

孔子於春秋書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而左氏載董氏之言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又曰許世子之書弒也以不嘗藥公穀氏因之而卒莫異其論也又千餘年而習春秋者卒莫疑也獨歐陽氏為之論曰盾止實弒也學者柰

何信傳而背經其言甚辨而精無以難也左氏公穀固習聞其時事者也其記符合而節契盡絀之不可也然信其言則孔子申韓之所不為也盾猶云耳當其時天下之不嘗藥者夥矣獨以微文而致重辟於許世子何居然則歐陽氏當乎曰未也夫信傳而背經不可則欲信經而廢傳乎歐陽氏知盾止之為弒而不知其所弒也夫弒于何知之曰三傳知之晉為盟主盾實執政三年之間而諸侯之被弒者三而莫問也盾一逐而穿之

戕靈公於桃園也若拉枯然亡不越境諜可推矣反而不討非不忍也是不能為成濟解也董狐直而筆之婉而辭之盾故所欲受也止之不嘗藥也罪亦眇矣國人胡為而疑之止又胡為而自疑以走也豈不章章見逆謀哉孔子因其赴推其情而不易其舊也然猶微有可疑者春秋虞廷之李書也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故見盾於會見買於葬使天下後世之為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詐其刑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

怒也故曰微而顯志而章其要卒歸於忠厚也故非弑而弑者三傳也弑而弑者歐陽氏也三傳徵乎春秋孔子所不為也徵歐陽氏乎春秋不必孔子而為也

春秋三

吳子使札來聘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胡安國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

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皆非也夫壽夢卒而立季子者非序也志也壽夢卒而季子不立者非讓也序也夷眛卒而季子終不立者讓也可以立可以無立立而能已於僚光之憯乎亦勢也季子雖守節而不達者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蠅蚋乎邦君夫子欲立天下之大閑而先絀守節之士其何以勸且安國之深譏札也為其逃僚也其使札則猶夷眛也春秋未有先事而懲者也先事而懲者曏率師志漸也札胡漸焉其曰賢

札而進吳子者是臣為能進君也賢之則何以不公子札而國吳也吾故曰皆非也然則何居曰吳之以子也謂其能歷聘也荊蠻而中國之則中國之其曰札不純與其中國也進而誘之來抑而樹之防聖人待吳意也於札無與也

春秋四

春秋聖人之書也其有疑焉者闕之闕之尊之也委曲而以意文其辭悞後世者非尊春秋者也弒君大惡也

有不幸而蒙者以嚴戒後世可也幸而免者非聖人志也盾弒不及穿探盾謀也誅歸生而不及宋何居則何不曰宋歸生弒其君哉必欲懲天下之從亂者而寬天下之首亂者是使人為惡必極也猶未也欒書中行偃弒君而以庶人之禮葬惡愈極也其不書名弒何也厲公驕而好殺固耳不猶賢於楚圍乎重誅盾以幽而輕待書偃以顯我未之前聞也其卒麇何也杜氏之釋左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然則史舊文耳安在其為筆

也公穀求其說而不得則闕之闕之可也胡安國曲爲之說曰圍弑君而伯大合諸侯而莫之討也宋向戌鄭子產有獻焉而不敢以爲非也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簒弑以扶中國也果爾則何不大抑其會而貶削之而顧爲之諱哉嗚呼安在其扶中國也爲其主盟也而諱之則天下後世必如項籍如梁冀董卓而始得正其罪也如項籍如梁冀董卓天下固已聲之而固誅之矣焉用春秋爲也莽操裕温

之徒匿其篡弑可也偃然而居正統可也爲安國說者登聖人於叛黨者也虜弑而比奔比於圍無君臣之義也歸而見脇以立靈王就縊也靈胡君也卒胡弑也信此則春秋不作可也曰春秋聖人之書也非歟曰聖人胡可非也經傳之佚秦燼久矣吾徵其信者而闕其疑者子姑反而求之於心可也

辨五首

蕭何諸葛亮優劣辨

關中王維楨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為問其言大略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傲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伎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聽者皆攏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略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容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則不得不歐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

圖何不能解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别也予讀之曰是非王維楨之言而揚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懯羣策而自屈其力天啚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

之為宮室也其欂櫨必構夫楩柟豫杞之良者充棟樽

馬斷而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黷然而中腐者匠之罪

也其無楩柟豫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

炎精之漸凅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吏之

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鷙

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

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忌愎

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淺之楊儀暴肆之魏延不得已

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酇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為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為藝者八陣圖何

與于天下之為兵者茍聲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為獨用長者乎哉夫鄭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饋餉營宫室其所興創規制海内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為相者必不一見跡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踈一世哉

閎夭不賂紂辨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

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恠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宋儒曰毋也西伯必不以賂免王子曰否否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之曰紂知之紂也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以無罪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庸侯罪乎以聖德請也聖人之心有七竅請視諸夫紂何聖之恤嗜蠱妖色騁駿奇技淫巧其素也驟赦而驟喜其所欲侈之人此必有以探其素

而深中其嗜明矣然則閡天之徒非歟曰何可非也內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生死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顛夭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夭之德亦臣德也為君謀之者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賛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上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

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子慎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末之詳也魯之用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為之也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曰往報未成許也周至於平衰矣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何始曰著在春秋魯頌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

閔也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杞之郊也杞禹也宋之郊也契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君臣恧然虞天下之議已也以藉手於成王伯禽其陋儒又從臾之甚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牡騂剛白殷牲也魯曷不用赤噫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

其以宋解乎哉王子曰楊子辨矣美矣然而未睍于故也夫禮成王實假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隱禮也晉文雄伯也復王崇勲也而王辱王也文敦𢁉以請之王從伉以却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之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吾故曰賜也閔而後魯屬政於盟主為齊若晉矣稽役有討擅兵有討公止公弗見大夫再執而不聞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借曰辭之天子之宗伯太史未失官也三邦之分寶天子實記焉豈其

大禮而忘厥自耶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譏耳如其僖始魯頌曷弗削也魯頌之弗削非僖始也然則曷為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牡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魯惠曷為請曰請議也或器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徵

又

然則周公之用天子禮樂也當歟程叔子曰成王之賜

伯禽之受非也予則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為帝者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俞吁咈于其内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

以親則為其父弟者也存而負扆以行天子之事没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也

淮陰侯不反辨

余過淮見故侯韓信祠悵然悲之夫千秋之士論淮陰侯信者未嘗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以反死未有明其不反者也信功誠大至族誅以死而又身被惡名余竊悲之故為之辨曰信之不反於楚天下知之其不反於關中雖當其時天下亦不知之天下能惜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反何也信之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固陵來緩非純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之入關裂地而王諸將

以章邯之功微馬而王長史欣董翳之功微馬而王申陽之功微馬而王司馬卬張耳之功微馬而王呂芮共敖臧荼田都田安之功微馬而王自招數其功於漢視數子何啻百倍而漢王又素名能不愛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内不勝其欲故請耳夫重責信以功而薄報信以封漢誠失之信雖稍賢於武臣韓廣於人臣之節非也其後之不反何從知之曰以信及陳豨傳知之夫信嘗再為大將又再為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

陳豨謀豨其時以别將將卒五百人從宛朐至霸上以游擊將軍别定代破臧荼侯於信非素所拊循士大夫也信遽而托之以腹心豨遽而受托以反此不可解一也豨之監代趙兵自喜下賓客蘄得俠名耳周昌忌而言於高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又召之急始反豨初固未反也乃遽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必屏人必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通豨必多置人於邯鄲走關東西道高帝之動

靜毹之勝敗俱知之不應為一女子所紿入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單辭族之而不能辨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其能馭諸䇶將矣呂氏之所以數欲廢而不終廢也信不反卒以反族等之英布而樂悅之封得世同於貫赫嗚呼可慨也夫

說三首

師說上

經有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先王之制師也齊於君親若此其尊也君治之無適而非君也者親生之無適而非親也者師成之無適而非師也者禮云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報若此其隆也昔者孔子之卒也其門人議曰若喪父而無服既除子貢復廬墓焉三年而後返當其生也其門人辟君離父母比而游於列辟之邦顛躓困厄而不悔及其卒也而各以其得守其說而不變曰吾師云爾又百世而其裔弟子曰吾師之

師云爾雖然孔子不師老聃郯子孔子非無師也而不稱師曰聞之某某而已故曰心喪不言服明無制也言心由心別也故陳相倍良而學許行倍也即許行之徒倍行而學孟子非倍矣受墨而之師楊也受楊而之師儒也受佛老而之師吾道也皆非倍也鄭玄業成而辭馬融融欲追殺之玄疑其追也而以厭勝免融以卜免玄而弗追也是何師弟子哉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唯羿為愈己於是殺羿飛衛之得紀昌也荀卿之得李斯

也天下以為戒矣故曰其師也以道其喪也以心天下有道而師者有業而師者有利而師者道而師者道成則君親之孔子是也從一者也孔子之不師其師以無常也業而師者業成則長之去君親間矣利而師者何居嗚呼天下之不相師利者寡也

師說下

天下之利而師者其說何也今夫士之及髫而受書也其為親者曰師茍貴吾子足矣無論道也其為師者曰

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余以餬其口於四方何道之授未也弟子得執其利權以進退其師庚而甲辛而乙曰業此而晦者業彼而顯者唯弟子之利而已猶未也其達而先者得執其利權以招要其弟子曰吾門士吾能榮重之弟子亦唯曰吾利吾師而已朝而甲暮而乙闤闠其門墻而爭賂焉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猶未也庠序行而世之以利莅諸生者科舉行而世之以利進諸生者皆偃然而居師彼所謂進諸生者古所稱座

主也辟之則為舉主吏之則為府主進之則為座主其義一也其所傳何道授何業也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彼其執弟子者固已謬矣然猶諉之曰厚至偃然而居師者何也私天子之公法而身之私天子之公人而弟子之易曰渙其羣此非所謂羣乎乃至欲以區區一第而籠賢者亦淺矣聞之先臣霍公韜者舉南宮第一然不為座主稱門生既知舉亦謝諸生不相通曰吾以矯夫世之無恥者嗚呼如霍公者知師者也

楊子應尾字錫類說

容城楊忠愍公之下獄也而其長子甫丱也名之曰應尾尾分幽容城故幽州屬也居十二嵗而應尾問字於余字之曰錫類應尾之為錫類也何居尾為九子義取尾九星也屬後宫塲故得兼子也葢天官書云錫類者錫為其後者善也以忠愍父之而應尾子之後必昌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君子孝而嗣子又孝永錫以善也忠愍公之得為忠孝所移也忠愍没而應尾猶未

離丱也面深墨而不飲酒其稱忠愍必哽咽氣塞也鼎革之際伏闕奏書白寃狀而上巳前采大臣議趙公四官易名特祠且為録其後如應尾矣應尾之稱忠愍其哽咽氣塞如故也可不謂孝乎抑尾之繇曰君臣斥逐不和應尾名而忠愍見法非偶也葢一紀而天始定應尾其為我自呼曰錫類而忘而之所以字者乎夙夜警惕以致惇於君臣父子之誼有王子者將為九子之章以祝汝

雜記四首

雜説送盧秀才

韓退之與陳商秀才書謂其工於瑟不工於竽幾數十百言大要欲商之貶而竽也予謂陳商非必能工瑟者夫使誠工瑟也天下將亦有是古慱雅君子驟得而心賞之甚於竽之合也夫使其卒無合也於吾瑟固無損也退之工於瑟者也而不以瑟進商何也商蓋負求齊之念不得而以瑟解是故畀之若曰僅可語竽耳唐承

六朝綺麗之習首事俳偶靡靡都嫚音節煩數溺於竽矣退之獨以古文辭振起之當是時學者固多獨信或詆毁有合有不合也迄於今而天下猶知有韓瑟也進於是者曰孔孟之瑟其聲大以宏究於太音之始而用足以解愠發聵一時有合有不合蓋今之習之也視退之又何如也吾友盧君非陳商類也窮慱經史鮮所不解而發於文甚竒數上而卒不得一第人或惜且疑之曰君其殆瑟乎而竽乎君固無易志吾將進其瑟於孔

孟之門於今於後必有合也

右說琵

吾往年買舟北來京吳地舟最輕麗而便於操人或疑之曰是行將涉大江頗修途可以身試乎哉於是易大者其樓櫓帆柁甚堅且巨也而又多竊藏它人資槖計其賈又甚貴姑就之屬水澁閼一日夜行可三四十里踰半月始抵江口則追計小舟之程可以先旬日而達相與愧悔無及也亡何發江口指瓜渡風作波浪起立

日色慘晦舟之小者其人呌號汨没中幸而濟面猶作死灰狀不幸而卒然不見者有之而吾舟固如山之安如奔馬之頃刻而過也嗟乎然後見其大哉大者固不必遲其水之漩關則變也卒然而遇大江之風濤固變其足以禦風濤則常也是故君子與乎其大者也盧君忠信而好力行義其樓櫓帆柁巨且堅矣博學能讀左史諸書其資藏富矣天將試君於大江之中君無疑於遲也耶

右說舟

猱

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輙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汏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猱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髙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乎是寧獨一倡哉

波斯胡

波斯胡者嘗得一蠱青質而善麺其巨胡識之曰是寶
蝶也則與諸胡攜之南海上叢戟自衛構巨鼎熂油而
火之三日夜不休海人出於波以珊瑚之長丈者賂焉
曰請寛是胡衷珊瑚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鮫人
出於波以明珠之圍七寸者賂焉曰請寛是胡衷明珠
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龍女出於波以若月之璧
若日之靺鞨賂焉曰請寛是胡衷璧若靺鞨而又戟之
且叱之曰去吾不盡而父藏不止龍父懼走而訴上帝

下震霆雹急擊巨胡死衆寳流離人間王子聞之歎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議

正士風議 大理卿試

生樸遬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為正士風議未覩旨所鄉敢攄悃臆獻議焉議曰帝王經理天下之教具在於正士風其為物若至散漫無紀不可為緩急恃而僄鋭喜功之徒所輕置弗先者然而治道之隆汚乃卒因之則

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為固而不可無者也今夫風發於青蘋之末悠然細也不踰時而被乎數千里靡不噓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龢也中之悴者懌闓者暢其憯慄而就悽也中之草萎眦而木暴落也中物而物變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先王慎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唐虞為盛德讓於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夏歷周其漸摩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衰季窮域畯夫游女尚知守潔

白厲貞一之節焉夫豈惟士巳巳哉戰國力政是角諸
侯王名能好士好其貌士者耳簧鼓口舌輕信挾奇泰
加以狙詐悖仁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
而與吏道伍浸淫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觧
虛語抑先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
之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為未盡也人
孰不為其貴而顧為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
以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計委殆未可

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恥人知尚已然而未全有也詭力詼威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於今名顯禄人所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為豪傑者寡矣上之人于其習俗未渝之先既未能辨鄙尚之機預一之而其所嚮信為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克自振拔哉方今聖明攬斷宫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往昔愚不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倖道猶闢禮門微蕪柄在貂璫則士趨貂璫柄在樞幄則士趨樞幄柄

在方術則士趨方術其前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為非而後之所以風于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貴舉動式也或勢分相軋則因緣為間蔑惜大體或賄鼎染指則潰坊横溢併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走乞哀譽之曰通是非倒植醒醉互指雖朗識未易析强力未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弗敢專也今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旨惟所厚善罔徇法矣任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

專官不必得人人乃必得官又所使便給供役字藝醫
巫待詔者秩至上大夫揚揚與公卿伍是明道挾邪而
陰為之相也抑又有怵中慘目卻顧不忍言者古刑不
上大夫以示貴有禮爾今乃使獄吏抑按之榜笞甚齊
民頭搶地赤膚體褻觀聽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
言而罪是已其究乃至于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敢在
倡積威漸約此于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
之氓使為士而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為市氓嗚呼可

惜哉愚嚮欲探本計委在黼座細旃之上與一二元老大臣端標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輕紈鄗膏示之以節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示之以睦典銓惟篤共令不撓示之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隆其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為其貴者松栢之生匪扶自正楡柳枳棘亦且熨裁就矩風于四海隆蹟可復不然而徒欲以尺一考功恫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尺廷尉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一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讀二十五首

讀秦本紀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公哉春

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類聚羣分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馬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固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廣百粤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者封建也民之為君三

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略而善者氏族也於乎時哉宜哉宜哉時哉

又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

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葢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者頓首於萁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之邉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

而輕傜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皆以為非愚以為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紂二主雖惡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吊其民立其近裔之賢如若微箕者而匡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

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冀而姑為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予湯武也乃其所以不純貶秦晉也近世有豎儒丘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持論絀其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為僭也

讀魏志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為魏矣既陰奪

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篡嗚呼篡矣當獻帝時董李肇孽拉然土崩海内之欲為所欲為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曷不修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摧陷廓清區宇奠又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狐其態屠僇忠舊放廢儀節至於弑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

裕裕非操比也摶國於桓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社矣零陵之弑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後裔之亡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讀宋史

宋所以得稱大繼漢唐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畧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

一殿帥耳固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乗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為敵者偏覇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阯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

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詒江北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敵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璧輿櫬再辱王庭柳何甘志絀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

而况濂洛為也彼以為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讀荀子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氐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夫誠者真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其為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

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刺非古而顧其尊若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叟為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讀揚子

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顧其文割裂

聱曲闇曶洪涊剽襲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羹玄酒哉乃其矩矱天就矣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奚病焉

讀管子

余讀左氏所稱管子大要佐桓公以正如伐楚郤鄭太子辭上卿禮彬彬乎德言君子也即孔子亦稱之曰如

其仁如其仁及讀管子一書自定兵制與魚鹽諸大筴
外往往擇卑而易行慱小以圖大轉敗以為績巧取而
不匱愚其君遂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使翕然用于
吾術而不敢背竊以為戰國之策士術史傳會而增益
之者晚而信其然不謬妄也夫齊積狙之國也戎與楚
精强之國也驟而用齊以王齊必不信驟而加戎楚以
王楚必不絀管子善因時者也時至三代人猶純如也
及周之衰而人齗齗如也孟氏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

也而子謂我願之乎又曰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滕不五十里耶井田之制孟氏之言則既行之矣至於築薛之問而後其技窮也得王而王者周公也得伯而伯者管子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氏也昔宋之南壓於金若卵矣而濂閩之徒日諄諄以正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於用略馬萬一不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車吾兵不踰時而社稷飽敵矣於乎今安得起仲而將相其才使之南治島北却敵徐

而置濂洛諸儒於庠序間雅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耶

讀逸周書

余讀逸周書七十一篇未嘗不深奇其文辭而怪其詩也其言甚仁湯而武武曰桀與其屬五百人止不齊民棄之徃奔湯凡數徙輒棄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諸侯莫敢即又曰武王征四方憝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是武王者秦始漢武之靡也

王子晉曰吾復三年上賔於帝所以是至今稱晉仙去
王會叙事固典有法然所紀竒民淫琁怪鳥獸抑又何
誕也奈何不使人主津津好大哉第書名汲冢者非按
汲冡書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安釐王冡出書凡
七十五篇如紀年瑣語梁丘藏繳書易國語論語篇目
杜預序稱太甲殺伊尹事今本皆無之書所載武王斬
紂妲巳懸頭二太白旗及周公謚法巳收之太史公史
記中寧至魏始出哉雖然余未獲見汲冡書以為恨而

孟子於武成乃僅取二三策何也

讀家語

吾嘗讀家語怪其錯雜不精如所稱商羊萍實於大道奚益也雖然是寧獨無聖人之言乎哉自宋儒表四子列於經獨尊論語論語行而家語廢乃至如周禮孝經聖人經國盡性之書不得一列學官使諸儒傳習可慨也孟子言仁義闢楊墨其功大矣至於辨理氣之屬論君臣之際未甚徹也有任而發者有矯而致者於經猶

月之於日也夫三禮周禮也儀禮也曲禮也今廢周禮儀禮不載而廁之以月令檀弓儒行諸篇抑何輕重失次也愚不揆欲詮三禮而删其歆莽褒猶之傳會者為禮經尊論語而删其非夫子言者採孝經禮記中庸大學家語之凡為夫子言而粹者别為經以配禮而六之其非夫子言而稍粹者如魯論門人檀弓諸家合為傳與孟子翼經而兩之未敢也聊識於此

讀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劉向所進云其人即老子所與留著五千言者其持論抑塞支離而小近實非深於師老子者也其辭潛夫論衡之流耳不敢望西京何論莊列至云人之厭生死者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則昭然摩騰入洛後語耳豈向自有別本耶抑向本遺錯後人妄益之耶夫老子而不為關尹著五千言已耳老子而為關尹著五千言此其非關尹語也無疑

讀鬻子

鬻子僞書也其文辭雖不悖謬於道要之至淺陋者掇拾先賢之遺而加飾之耳謂禹據一饋而七十起非三吐之戹言乎七十起何其勞也禹得七大夫如杜季施皆非夏氏因生之姓至所謂東門虛南門蠕西門疵北門側幾乎戲矣夫鬻子九十而為文王師也乃末篇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徃守於殷何哉阮逸僞元經李筌僞陰符劉歆僞周禮固矣猶能文其辭未有如鬻子之

淺陋者也雖然使偽而近也毋寧偽而遠也乎近則惑

讀列子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傅會之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敘事裁而撲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為瞿曇氏之學者往往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於中國而秦廢絶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舊文儒而瞿曇學者陰益之

讀亢倉子

亢倉子其文辭東京之後迂於儒者耳其議則無嘉焉余讀公孫龍雖其謬悠鄙舛而要之縱放强辨儼然戰國之習也僞者多援少倍多拘少㓷亢倉子僞書也列子載亢倉子遂有亢倉子家語記子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鶡冠子遂有鶡冠子嗚呼士之托空名以求傳其言者意亦可悲哉

讀鬼谷子

劉向班固不載鬼谷子隋志始有之以故讀者疑其偽撰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機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深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詐而為儀秦慘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而為渠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

隱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
馬續仙傳曰鬼谷子即王詡也得道為地仙此謏辭也

讀鄧析子

鄧析子五篇鄧析子鄭人也或云數難子產之政子產
僇之按左氏駟歂嗣子太叔為政始殺析其人不足論
其文辭戰國策士倪耳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
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者何哉先
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厚於乎誅晚

矣轉辭篇與智者言依於辨數語同鬼谷子豈後人傳其旨苟益其辭也耶要之小人之言往往出於機心之發故不甚相遠耳呂氏春秋記析嘗教獲溺屍者購逆屍者交勝而不可窮固市井舞文之魁也孰謂駟歂失刑哉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其文辭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齊諧稗官者其食客所為耳懸千金於市購增損而莫之敢也畏其

意故不信其令焉取增損哉儒家者流取其篇首所紀月令廁之經迨令焉甚矣不韋之巧也始而以財役其身陰亂秦裔而不悟也既而以財役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悟噫嘻則豈獨不韋罪哉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凡十篇漢人燕韓嬰所著其注詩二十二卷而此則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家稍近於理者也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

汎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葢馳騁而説詩之㫖微矣獨其辭稍明健可誦而所記亦不甚詭於倫物唯謂孔子南游阿谷之隧則類於懐春之吉士而周公之討管楚激於隱客之一言為大謬耳夫子見狸跡鼠而鼓瑟曾子聞而識其有貪狠之心其然乎豈螳蜋捕蟬之説所由昉乎然以美曾子之察音則可以見夫子之移志則不可甚哉好竒者之易誖也

讀白虎通

白虎通者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曰白虎通又按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然則此書爲班固筆也其言禮樂名物制度甚詳往往雜取經傳不爲背理道而獨於五行之生尅次第悉取人事以配之大抵出於不韋仲舒之緒論而其他立賞罰議褒貶則公穀之義居多至紀封禪而諛心盡

露矣吾嘗謂漢之儒多援經以飾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經援經以飾事有遠而誣者然而於事濟也推事以就經有邇而當者然而於事不必濟也其濟為雋不疑而其誣至於劉歆之佐王莽噫亦可鑒也

讀三墳

毛漸序三墳其時皆以為偽書而漸獨信之毋論其淺率而强為古語也伏羲畫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妖陽兵妖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刃斧神農歸

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為說者也隋購天下遺書有劉炫者偽為連山等易百餘卷上之受賞而去後事發坐抵罪所謂三墳者豈即其書也耶

讀元命包

右書據以為後周衛元嵩述唐蘇元明傳李江注楊元素由秘閣傳本鏤行而張昇以授楊揖者也愚謂此即素撰或張昇撰而托者也卦下每作重疊文難字而攷之諸字書則易曉其旨甚淺而於理不甚悖又經傳註

若出一人手故以為宋人作也凡唐以前偽書其理駁而時有精旨其文雜而古其字奇而有不可識者今皆反之故以為宋也乾坤鑿度亦然惟穆天子傳竹書紀年汲冡周書則非秦漢以前人不能也

讀圓覺經

余讀圓覺經所稱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嘗不怳然自失至云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則又未

嘗不洒然悟也余自束髮而來所身受榮辱憂喜悲樂
亡慮數十百矣日憧憧馬役余而受之若以為真境焉
抑何謬盭失計耶不得已而强受之而假名之得已而
不已而又强執之嗚呼余之暴余深矣不即不離無縛
無脫此是吾人善證第一義我愛既絶萬境皆空不願
作佛何况生天亦庶幾矣莊氏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
不熱嗚呼是奚啻水火哉

讀壇經

壇經其聖人之言乎哉然而非聖人教也其教行天下遂無祖矣非無祖也夫人而能為祖也黄梅之徒葢千餘焉引而不發躍如也達摩之示旨微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悟解悟也解悟非悟也酥乳醍醐品列而人嘗之而味得也日擕醍醐而食人知味者寡矣

又

阿難親從世尊且數十年受楞嚴時幾隳法身而不支數現聖光屈金色臂指示要理而不悟六祖一謁黄梅而即覺其入可知也然至遷化現虚空變分骸二國抑何其通達靈妙耶夫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讀衛霍傳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史公叙法之竒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絶

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强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繼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竒大將軍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叙其材力慓果負誼槩饒仁卹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廢以老如公孫弘兒寛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

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敵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讀會昌一品集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文饒以為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鑿瓌麗而已即揣摩懸斷曲中利害雖泉陸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定將謀合而蔡之亡形成矣公不過一贊其决耳蔡下而天下之望歸焉及其帥河

東握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趙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屈於鎮再屈於稹三屈於逢吉四屈於宗閔而望又若故也是遵何道哉文饒佐武宗通黠戛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槁千里之外披膽待燭百萬之衆頫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即不啻蓰裴公而上之而及其貶也天下有以為當然者豈盡成敗論耶彼其訾太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譏平泉之觀侈則不聞以緑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

李以術裴以容李以伎如是而已史稱其一飯必報睚眦必酬夫脩别於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擠而致之死地者乃其素所恩之敏中耶何文饒之精奥能見托於令狐而不能快心於敏中也則其鬼固賢於其人也嗚呼才至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二